

# 在我的城市漫步

## 想念炊烟

管淑平

母亲永远围着一方灶台,不停地忙活着。她的额头,爬着零零散散的白发,几道如水波一样的皱纹,是岁月印下的痕迹。记得童年时,我最喜欢安安静静地坐在柴屋的火膛前,将一枝枝柴火、一个个干燥的麦秸秆送入火膛。小小的火膛,散发着清香酥脆的草木气息。小火明晃晃的,不一会儿,我的身体也暖烘烘的。而母亲,就站在烟熏火燎的灶台前,专心地为全家人做着一桌可口的饭菜。

身体暖和了,一时之间变得无聊起来,于是,我便溜出了门,跑到院坝。院坝里,高高的柏树正擎着一身苍劲的绿色,在漫漫冬日里守卫着我们的这个小家。屋顶的瓦片,是一种黛青色的,而那些机灵的一缕缕的炊烟,准能想方设法地从一张张瓦片的缝隙里钻出来,慢慢悠悠地飘散在空气里。

炊烟,是农村的灵魂。在农村,几乎都能见到那种炊烟,如一片白雾似的,慢慢从屋顶升起来,慢慢地弥漫到空气里,慢慢地飘进我们的鼻子。那种味道,熟悉又幸福。

在农村,木柴、秸秆和干枯的树枝,都是主要的做饭燃料。每每天气晴好时,我们都爱囤柴火。母亲时常一个人背着背篓,爬到山坡上寻找柴火。山坡斜而陡峭,在远处只能望见那些杂乱的树木,和一些裸露的发白的岩石。山坡原来是没有小路的,但是农村人总有办法,用柴刀砍去疯长在石壁上的葛藤,慢慢地摸索出了一条窄窄的山路。

母亲从来不让我去捡拾柴火,就连劈柴她也同样不让我参与,还细细地叮嘱我:“娃,这活太重了,你好好去屋里烤火吧。”我站在柴屋的门前,看着母亲一个人举着一把斧头,将一根根木头劈成几半的时候,心里总是被触动。

那些熟悉的木柴和秸秆被送入了灶膛里,火苗噌噌地冒着,然后又消失在我的面前,甚至都能够看到它慢慢地消失在阁楼,化成了一缕缕炊烟,既神奇也浪漫。

离开农村后,再也难以见到炊烟了。那种带着饭菜香味的炊烟,带着母亲满满关爱的炊烟,也远远地、静静地留在了童年。每每深冬腊月,我总是愈发想念它。

## 母亲的剪纸

裴越

一抹红色的剪纸,是我小时候关于过年最深的记忆。每到冬天下大雪,满世界白茫茫一片,看不见大地的颜色,袅袅炊烟弥散在雪后的空气里,充满年的味道。这个时候,母亲就会拿出她与父亲结婚时陪嫁过来的剪子,坐在油灯下细细地剪。她先是用小些的剪子剪精细的部分,再用大些的剪子剪轮廓的部分,一张薄纸,一双巧手,纸屑纷飞间,幻化出千姿百态,把原本拮据平淡的生活装扮一新。红彤彤的剪纸贴在墙上,一派憧憬希望。

喜鹊登梅、四季平安、松鹤同寿、年年有余……母亲手头的花样很多,有一些是向街坊邻居讨换来的,有一些是借用,用铅笔照样描摹下来花样再还回去,还有一些是母亲自己凭着眼里的生活和想象,一点一点揣摩设计出来的。这些剪好的、没有剪好的花样都夹在母亲的一本大书里面,被她妥帖地收藏着,仿佛收藏起一件件稀世珍宝。每每有了喜庆的事,特别是到了春节,母亲便会反复翻看这本书,挑些吉庆应景的花样一一描摹剪出,于是便有了我记忆里流光溢彩、喜气洋洋的春节。

母亲手巧,是村里村外皆知的。每逢年节,便有父老亲朋捎来不少红纸,请母亲剪些窗花,图个吉利,添些喜庆。他们也少不得会送来些我平时吃不到的美味。对我而言,母亲的剪纸不仅仅是装点节日的饰品,更是在那些并不富足的日子里的一点美食慰藉。

岁月流逝,虽然那些依偎在母亲身边,看她指尖纷飞、凝神剪纸的时光已然远去,但母亲说的红红火火的日子,却真正正来到我们身边。今年春节,我早早定下了回乡的机票,行程2000多公里,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。

母亲虽然已是花甲之年,却依然眼不花,手不抖。见了我,她乐呵呵地翻出那藏满各式花样的厚厚画册,一张张念叨给我听,秋收、小康之家、希望之乡……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是母亲自己设计的,图样美观喜庆、人物生动精致,生活气息扑面而来。家乡这几十年的变化,也在这小小的剪纸里徐徐展开。母亲说,如今日子越来越好,更要拿着红纸、剪刀,把看到的、想到的美景都剪出来,贴起来,把这生活里的幸福让子孙孙一直传承下去。

剪纸,雕刻在中国红上的艺术,似朝阳铺锦,如丹霞流光。那一抹明亮的红,更似思乡的线,牵住我漂泊的心。

## 苏东坡的铁杆粉丝

陈思亮

央视推出的文化综艺节目《宗师列传·唐宋八大家》热播许久,酷爱古代文学的我固然不会错过。当播放到“三苏”系列时,只对动画片情有独钟的儿子也坐过来与我同看,7岁的他早就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。说起这个,还得从一部动画片开始。

去年夏天,忙碌的工作令我疲惫不堪,想着得用什么方法放松一下,忽然想起了作家毛姆的那句话: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何不从书中汲取些能量和慰藉?恰好看到书架上那本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,便读起来。正当我沉迷于这本书时,儿子却缠着我给他放动画片。我只好从种类繁多的动画片里挑选,《少年苏东坡传奇》映入眼帘,这不跟我在读的书不谋而合嘛。儿子马上被这部动画片吸引,一连数天都要我给他放,独自玩耍时都会哼着动画片的主题曲“一点浩然气,千里快哉风”,和家人聊天时还兴奋地说要做苏轼那样的天才。想到儿子汉字才刚认识百余个,不由得在心里暗自发笑。

儿子看这部动画片时有不少困惑,比如苏辙为什么喊苏轼叫作子瞻哥哥而不是东坡哥哥,古代考试是怎么考的,苏轼为什么又叫苏东坡……见他这么有兴趣,我又和他聊起了苏轼的生平经历,说起了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到了黄州,却在黄州成就了最有名的诗篇……儿子听得很认真,也许,对传统文化热爱的一颗种子已然埋在了他幼小的心中。

系列片《宗师列传·唐宋八大家》的播放,再一次吸引了儿子对苏东坡和古代文学的兴趣,当片子里出现有名的诗词时,他会兴奋地跟着背诵。我开始喜欢上这种潜移默化教育理念的。苏东坡全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。我下厨做了东坡肉,还告诉儿子,苏轼爱吃也会吃。

久而久之,儿子迷上了这位风趣洒脱的文人。我已经想好了,等到了假期,我一定带他去一趟苏东坡的老家眉山,或是对苏东坡影响深远的黄州,给儿子一次特别的学习体验。

们定制的。春节期间,曹大姐家的早餐铺子要停业3天,老食客们想念那一口汤包味儿,她就在除夕夜为他们再蒸了农历年中最后几笼汤包,让他们打包回家。

沿着曹大姐的铺子前行几百米,就是王大哥家的小百货铺子,我也是他家的常客。王大哥平时看起来有些木讷的样子,不过与他熟悉后我发现,他其实话不少,尤其喜欢跟人探讨有关航空母舰的话题。王大哥的百货铺子,供给着一家人日常生活的所需:油盐酱醋、灯泡、螺丝帽、撮箕、拖把、拖鞋、高压锅……

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我躺在床上看一本古书,台灯灯泡里的钨丝突然发白,灯泡猛闪几下后就灭了。我起床,穿着拖鞋去王大哥家的百货铺子里买回一盏灯泡安上,温暖灯光下,我再夜读半小时后睡去。走到王大哥的铺子外面,我向他投去敬意的目光。这样的小店铺,真正贯穿着我们的日常生活。这个城市里的人,在阳光下、星辰下、风雨里、雷电中从事的平凡职业,既是他们生计的需要,也满足了别人烟熏火燎中的生活所需。

在我的城市里,有家书店是我精神栖息的小岛,那是距我家400米左右的一家小书店。书店的主人是小雷,他用爱书人的情怀

经营这家书店已有20年时间。书店里,大书柜摆着满满当当的书,感觉把房子也压得沉沉的了。我有时半趴在书墙里挑选书籍,恍然间真变成了一只蠕动的书虫。这书香弥漫的小书店里,墙壁里渗透的也是书香,与一个好酒之人嗅到老窖里的酒香一样勾人心魄。

这些年,实体书店的日子越来越难过,有时连交房租、水电费也困难了。有天我去店里看书,小雷问我:“哥,你说,我的书店还开下去吗?”我无语,此时的安慰与鼓励似乎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我走出书店,小雷便给我发来微信:“哥,为了你们这些爱书人,我要坚持着把书店开下去!”我回复了一个字:“嗯!”春节假期,小雷的书店也不关门,让一座城在节日里也浸润着书香的滋养。在书店的进进出出里,我们这些爱书人,悄然吞食消化着各自的人生,一点一点打破着各自生活里竖立的壁垒,在对书籍纸张的摩挲、对文字的阅读里,对这个世界慢慢变得忍耐与慈悲起来。

我又走进巷子里,看望一扇紧闭的房门。平时的夜晚,这间光线黯淡的出租小屋,一浪高过一浪的疲惫鼾声仿佛要穿透厚厚的墙壁。这鼾声大起的人,是我认识的来自乡下的民工周二哥。周二哥在城里干杂

工,他干过建筑工地的泥水匠、修理店的电焊工、超市的搬运工。今年61岁的周二哥,垂着两个大大的眼袋,所有人生的艰辛煎熬,好像都在眼袋里累积着、沉默着。不过,周二哥豁达开朗,有一次他甚至安慰当时失意的我说:“兄弟,你要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,我老家还有3亩多田地,可以回我老家种粮食养活你全家。”

腊月里的一天,我在车站送周二哥回深山老家里去過春节。老家有周二哥的牵挂,在村口蹒跚着腿脚张望的老母亲,老房子的房门在风中咿咿呀呀着等待团聚。在这个城市,我的心房不能盛放下所有人,但周二哥是绕不开的一个人。在车站送走周二哥回乡团年的那天,我的心里突然空落起来。周二哥,感谢你,在一座城市的繁忙运转里,你是一颗螺丝钉,也是一盏电灯泡。

我还要经过菜市场,它是烟火滚滚的生活里的打底,在那里,菜贩们一块钱一块钱地挣着,供给着万家灯火里的一粥一饭。我还要经过儿童医院,那里有新生儿嘹亮的哭声传来,响彻在春天里。我还要经过友人们灯影闪烁的窗台下,谢谢你们给予我的陪伴与暖心。

在新春里,让我们与美好的事物相遇吧。



### 天鹅舞朝晖

1月30日,山东省荣成市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,成群大天鹅在朝阳下嬉戏、飞舞。

杨志礼摄/中新社

## 除夕的肉丸饺子

安扬

我出生于1982年,那时物资并不充裕。从我记事起的每年冬天,我家的楼道和阳台总是码放着冬储大白菜。怕我吃腻,妈妈会变换花样做各种菜,白菜豆腐、白菜粉条炖肉、醋熘白菜……但我家最常吃的还是白菜猪肉饺子,白菜是主角,猪肉只是零星肉末,一吃就是好几天。

不过也有一个例外,那就是除夕。每年除夕夜,妈妈包的饺子都是整个肉丸的,白菜成了零星点缀。所以我很盼着过除夕,吃上热乎乎、香喷喷的大肉丸饺子,是我对于过年最美好的回忆。

没想到这份美好也有被打破的一天。那是我上班后的某年大年初一,我和同事一起

值班,她带的午餐是家里包的饺子。她夹了几个饺子给我,我尝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,看向没吃完的另外一半饺子,见里面有香菜、葱、红粉皮、豆芽菜、面筋等东西。我感叹她家饺子的味道还挺特别的,没想到她瞪大眼睛说:“这不是咱天津人除夕的传统津味素饺子吗?这有什么奇怪的?”

听了同事的解释,轮到我惊诧了。我说我是第一次吃到这个馅儿的饺子,我家每年过年包的饺子都是肉丸的。她更诧异了:“过年哪有吃肉丸饺子的?那不得吃津味素吗?图的就是一年素素净净、平平安安啊!”她的语气,好像是在说我们一家人不是天津人……那时没有微信,我用QQ跟朋友们拜年聊天时,顺便问起他们吃了什么馅儿的饺子,结果大家的回复居然惊人的一致:“津味素!”回家后,我向妈妈说起

同事给我带的津味素饺子很好吃,妈妈却没有说什么。

转眼临近过春节,我突然想起了津味素饺子的事,对妈妈说:“今年猪肉贵了,咱也包点儿素饺子吧。”爸爸见我一脸期待,也在旁边附和,妈妈却不高兴地说:“那是别人的事,咱家除夕的传统就是吃肉丸饺子。”

在我家,家里的事一向都是妈妈做主。我懂事以来一直很同情爸爸,我觉得他虽然挣钱更多,可在家里的地位很低。但我长大以后才懂得了妈妈其实非常爱爸爸,因为除夕是爸爸的生日,妈妈每年精心包的肉丸饺子,就是她浓浓的爱。

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,吃肉丸饺子依然是我家的过年传统。在我心里,那热气腾腾、皮薄馅大的肉饺子,是世间最香的食物。

## 冬游京西古道

店跨永定河而后可至琉璃渠。古道穿琉璃渠而出后一路西去,翻山越岭地串起一个又一个古老的村落,直到京西古道上的重要关口——王平口。这段从模式口到王平口的古道是西山大路的北道。站在王平口关城之上,远眺峰峦深处,隐没于荆棘丛林中的千古驿道密如织网般地出现在眼前。

元、明、清三代,京城百万人家,都以石炭为薪。加之西山出产石材,琉璃的烧制更是闻名遐迩。于是,拉煤运货的驼马成群结队,日复一日地往返于山路上,天长日久便形成了京城到西部山区再远至内蒙古、山西等地的商旅道路。这些古道,如一张大网覆

盖京西全境。徒步在古道上,可以看到或深或浅的蹄窝,这便是由运输的骡、马、驼队长年累月踏出来的蹄印。这一个个蹄窝,跨越了历史的时空,令人遐想古道当年驼铃阵阵的画面。

听闻元代著名散曲家马致远曾在京西古道上写出脍炙人口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——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。作品描绘出一幅动人的秋郊夕照图,巧妙地传达出旅人凄苦的心境。京西古道的苍凉萧索,亲身体验后,我才对这首散曲有了更深刻的领悟。

## 儿歌迎春

张庆和

### 我的春节

男孩放花炮  
女孩穿花衣  
爸爸妈妈忙年货  
爷爷奶奶笑嘻嘻  
我是外婆抱大的  
外公让我当马骑  
年夜敬杯感恩“酒”  
亲人都在我心里

### 元宵月

元宵节,元宵圆  
元宵锅里闹翻天  
有个元宵很淘气  
蹦到天上演变脸  
有时圆,有时扁  
有时弯弯像小船  
有时躲得看不见

## 回老家过年

何真宗

青山绿水,白墙黑瓦  
一副对联,说出心里的话

大红灯笼门上高高挂  
袅袅炊烟里多少期盼已长大

回老家过年  
闭眼放鞭炮,睁眼燃烟花

坐在一起,围着老爸老妈  
他们又添了白发

李曉

一座平时沸腾的城,临近过年时就陷入了安静。这是倦鸟归巢时分,一锅一年之中熬得最浓醇的汤,在灯火里等着团圆之人慢慢享用。我要来一场时下流行的城市漫步,绕着我的城市再走一走,这是我与一年农历年时光的深情作别。

从我家楼下出发,就是大街对面的包子铺,女主人我称呼她曹大姐。曹大姐宽脸庞,快60岁的人了,面色依然如新鲜苹果一样红润。在清晨的晨光中,坐在曹大姐的铺子里吃早餐,让我收缩困顿了一晚上的胃,重新开始启动。我的精神也随之焕发,又有力气融入这个城市的人流之中,去扮演一个生活里的小配角。

一碗乳白的豆浆,一笼汤包,这是我在曹大姐早餐铺子里的标配。她家的汤包,用乡下竹蒸笼铺上一层松苗在大火里蒸,我喜欢那腾着热气的刚刚出笼的汤包,一口咬下去,香浓的肉汁有些烫嘴,顺着喉管咽下去,舒展着我的五脏六腑。想起去年除夕夜,我来到曹大姐的店前,看到刚刚出笼的一笼笼汤包,那都是为提前预约包子的“老宝宝”食客

刘兵

北京西边的山,统称西山。京西古道指的就是北京西山古道,它以“西山大路”为主干线,连接着纵横南北的各条支线道路,中道、南道、北道为主要组成部分。各种历史遗迹散落或留在古道两侧,从中可以感受到悠悠的历史足音。

隆冬时节,我和友人第一次徒步游览京西古道。古道的第一站是模式口,近代西山的煤炭、木石均由此入京。当时,驼铃相闻于道,商贸络绎不绝,并设军把守,十分繁荣。这里斑驳的土墙、字迹模糊的碑刻和已经弃置的旧式磨盘都显示着古村历经沧桑,无声地诉说着千年来京西古道上的故事。

模式口大街的实际宽度和城区宽一点的胡同相当。两边的古老民居大多保持古朴风味,多呈民间四合院的形制,灰砖灰瓦,道路两侧种植着榆树和槐树。

出模式口,继续沿着古道西行,从三家